

桂林老街巷保护名录寻访录(六)

福棠巷：
盐街旧事 巷忆流年

□本报记者 苏展

在桂林市首批地名保护名录中，福棠巷少为人熟知。它没有十字街的商业繁华，没有正阳东巷的人文厚重，甚至许多在桂林生活了几十年的市民，都未必能准确说出它的位置。

福棠巷的“身世”，与一段“因盐而兴”的城市商业史紧紧相连——在它的背后，是一条曾经赫赫有名、如今已从地图上消失的“盐街”。

依托昔日盐街的商贾过往，福棠巷承载着一代代普通人的生活记忆，于岁月流转间，沉淀出桂林城醇厚绵长的市井底蕴。

●从“福堂”到“福棠”

福棠巷位于桂林市秀峰区，地处靖江王城东南隅。它西接江南巷，经江南巷可通达游客如织的东西巷；东连东华路；向南不远便是繁华的解放东路。这条短巷，夹在王城城墙遗迹与后来成片建设的民房之间，地理体量虽小，在明清时期的巷道标尺中却构成了东巷与江南巷之间最关键的枢纽。

据官方资料记载，这条街巷最早名称并非“福棠”，而是“福堂”。嘉庆《临桂县志》卷十一“街巷”中，已明确记录“福堂街”之名，位于行春门内。民国时期改称福棠街；解放初期改称福棠巷（南段）或福棠里（北段）；1978年后统称福棠巷。

关于“福棠”二字由来，目前没有直接史料。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，桂林方言中“福”“佛”读音相近，猜测福堂或由佛堂音演变而来。而“棠”可能由“堂”雅化而来。将巷弄雅化为“棠”（海棠），取其美好寓意，是地名演变中常见的雅化手法。所以“福棠”很可能是对“福堂”的一种雅化。

“福棠”二字的定名，并无显赫渊源，亦无繁复典故。而这份平淡淡然，恰恰是街巷最动人的本色。这条小巷从一开始便扎根市井烟火。“福”字讨个吉利，承载着寻常人家的美好期许，“棠”字暗含温婉雅致之意，意蕴质朴，清静动人。

●从盐街到福棠巷

要理解福棠巷的前世今生，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城市生态系统中去审视。这个系统，就是清代晚期因盐业而繁荣的“盐街”。

在清代，广西百姓饭桌上的食盐主要依赖广东运销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，清廷调整食盐行销政策，放宽管控，推行招商承运销售模式。江西盐商李宜敏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一跃成为桂林巨富，并凭借雄厚资本垄断了桂林的食盐运销。

咸丰年间，内忧外患，盐法再度生变。清廷推行“票盐制”——人们只要照章纳税，凭一张“小票”便可从事食盐运销。延续多年的纲商垄断（清代行盐以纲法，设纲运之总商，均择家道殷实之纲商充任）被一举打破，普通商人纷纷涌入这个行当。与此同时，广西人口从乾隆后期的470万增至咸丰年间的780万，食盐需求水涨船高。供给放开了，需求增加了，桂林自然而然地成为桂北盐业的集散中心。

哪里最适合做这个集散中心？当时的选择是漓江西岸的行春门外。这里背靠城墙、面朝江水，货物上岸即可入市，地理条件得天独厚。于是，北起伏波山下两湖会馆、南达永济浮桥头三界楼，一条以盐业为主的商业街逐渐成形。它被直白地叫作“盐街”，并正式载入了光绪《临桂县志》。

从清末到民国，盐街上的盐铺多达数十家，鼎盛时超过70家。经营这条街的主力，多是来自湖南宝庆府（今邵阳一带）的邵商。同孚昌、赵松记、李太和、申泰昌……这些商号的老板，几乎都是邵阳人。盐街卖的盐，并非开袋即用。粤盐颗粒粗、杂质多，必须经过一道“熬盐”的工序，熬熬加工成细盐，才好下锅调味。从事熬盐的多为桂林本地人。

盐街也不只卖盐。在盐街的后段，山货、土产、杂货、粮食一应俱全。廖广全的山货、福成庄的粮食、张符祥的糕点……一个完整的商业生态，在这条江边窄巷里蓬勃生长。

1933年，桂林盐业同业公会成立。此后，官方文件和地图上，“盐街”被改称为“盐街行”。而这条街的繁荣，直接催生了福棠巷。

盐街需要劳动力——盐店伙计、熬盐工人、码头搬运；盐街也需要居住空间——那些在盐街上讨生活的普通人，总得有个安身之所。于是，在盐街的西侧、与盐街几乎平行的福棠巷，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这个角色：盐街提供就业（盐店伙计、熬盐工、搬运工），福棠巷提供栖身之所；盐街上的商铺老板多为外省邵商，福棠巷里居住的则是桂林本地劳动力。它们是“前店后厂”式的城市空间分工——一个负责创造财富，一个负责安放平凡生活。二者互为表里，缺一不可。理解了盐街，便能真正读懂福棠巷。

●从革命印记到市井家常

福棠巷的民间记忆，远比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丰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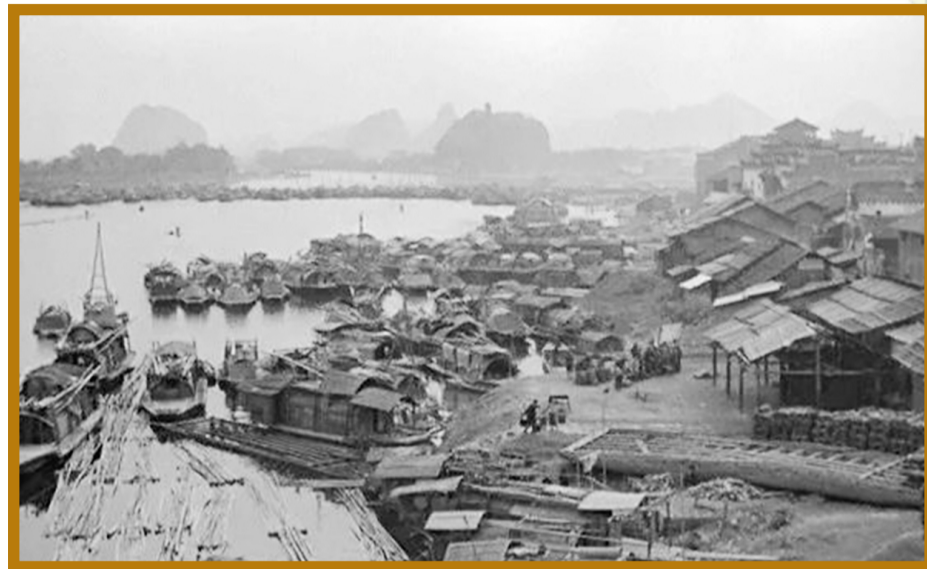
在桂林历史中，福棠巷值得说说的，莫过于位于原福棠街2号的广西同盟会桂林支部。这是清末同盟会的秘密据点，也是《南风报》的报社地址，这里曾以笔墨传扬进步思想、向社会各阶层进行民主启蒙，留下珍贵的历史遗存。

福棠巷更朴素的生存图景，隐藏在每一盏暗黄的灯盏下。曾在福棠街住过十年的老居民周显麟在《东西巷鳞爪拾趣》中回忆，临近中秋节，福棠巷（及周边的江南巷、东西巷）的家家户户，晚饭后都会拿一把大剪刀，在风火墙下夹瓜子仁——那是给糕点厂做五仁月饼的原料。明亮的路灯下，男女老少边夹瓜子边聊天说笑，小孩还能借此争点学费。当年鸿庆糕点厂的五仁月饼香软柔韧，在全市极负盛名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月饼馅料中的瓜子仁，正是经由福棠巷男女老少手中的一把把剪刀夹出来，装满一个个铁盒送到各大商铺糕点房。

在过去的福棠巷，居民还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副业是给桂林火柴厂糊火柴盒。街坊们自己动手，在家中铺一块大木板，把一摞摞纸片排开，煮好的面糊用小刷子刷在纸片上，滚一个圈便粘糊起来；然后再用大圆簸箕盛了糊好的火柴盒，放在通风处晾干。手脚快的孩子一天能糊上几百只——这些微薄收入，成为寻常百姓维系家庭生计的重要补贴。

▶民国时期的福棠巷—盐街片区为当时食盐转运中心。

（资料图片）



△20世纪90年代福棠巷照片。
记者苏展 摄

◀如今的福棠巷中段。
记者苏展 摄

●从城市记忆到街巷新生

历史的脚步走到20世纪下半叶，盐街与福棠巷的命运开始分岔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盐街的商业功能逐渐退化，变为以居住为主。1973年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，行春门至伏波山的城墙被拆除，盐街变成了滨江路北段，只留下了江边的部分房屋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滨江路改造，江边的房屋被拆除，盐街正式成为历史名词。

盐街完成了历史使命，消失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：从清代晚期票盐制下的应运而生，到70余家盐商鼎盛一时的桂北盐业中心，再到功能逐渐退化，最终在地图上被“滨江路”三个字所覆盖。

而福棠巷里的故事还在继续。20世纪90年代末城市改造，福棠巷棚户区被列入拆迁范围。这条与盐街关系密切的老街巷发生了巨变，改造为现代居民区，巷道走向也发生了变化。但福棠巷的名称保留了下来，为我们保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坐标。

如今，关于“盐街”，很多老桂林人的记忆日渐模糊。甚至有年轻人会误将福棠巷、东巷直接称作“盐街”。这不无道理——作为桂林老街巷的代表，“盐街”这一称呼已不仅限于某条特定的街道，而是泛指解放东路东段至东华路这一整片街区。

这种代际传承中的“误称”，本身就是城市记忆最真实的流动方式。地名不只是行政上的符号——它还是“乡愁的容器”。当一条街从物理空间中消失，它的名字会转移到与之相邻的街巷上；当一座城市快速发展时，老一辈人的记忆就需要一个新坐标来安置。福棠巷，正是这样一个坐标。

今日的福棠巷，已不再是当年与盐街互为表里的背街小巷。2000年前后的城市改造与解放桥重建工程，使其完全改造为现代居民区。但漫步其间，仍能依稀触摸到当年的空间肌理。

2024年春，《桂林晚报》记者跟随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探访市区大街小巷，寻找春天的气息，福棠巷赫然在列——数十米的巷子，因园林部门早年间种植的柚子树和紫荆，入春便花香四溢。柚子花的香似茉莉，又带淡淡茶香，沁人心脾。

在2025年桂林生活网的“City Walk”专题报道中，福棠巷作为第一条漫游线路的出口节点被纳入介绍：“逛完东西巷，从福棠巷出来，转入东华路。相比游人如织的东西巷，这里人少了很多。”这正是今日福棠巷在城市文旅生态中的定位：褪去商圈喧嚣，这里自成一方静谧天地，今天的福棠巷已然成为衔接繁华闹市与本土市井的温情纽带，静静诉说着老城独有的闲适韵味。

如今的福棠巷，官粉紫荆与柚子花年年如期绽放。淡淡花香萦绕街巷，旧时盐场的咸气、盐街码头此起彼伏的号子声早已远去，但巷子还在，盐街的名字还在老桂林人的口耳之间流传、保存在老一辈市民的记忆深处。作为盐街片区为数不多留存至今的老街名，福棠巷依然在桂林新版地图之上，承载着百年商贾过往，沉淀下弥足珍贵的城市历史文脉。

▼福棠巷南段。
记者苏展 摄

▲福棠巷路标。记者苏展 摄